神道碑銘
附陰記
墓碣銘

# 白沙集

九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七目錄

#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七

## 神道碑銘 附陰記

### 左叅賛蔡公神道碑銘

貞松産於蔚薈與百卉同其青饕風虐雪天地慘慄而色益蒼然然後企而仰之者曰其松也哉若稽我蔡叅賛任真公當己卯之始載筆柱下時士方澡雪精白出而自眩鬻公乃不樂爲矯激不高自標寘粥粥若無能於儕輩獨然及士禍作聞變赴 闕門已尹門纂嚴禁無囂鄭文翼光弼先在座趨問事所曰則曰余亦後至不敢知也移就南衮問之衮猶囁嚅

若有商量者光弼顧曰史氏第記所見於是裒與沈
貞洪景舟等先將趙静庵等傅致大逆收孥籍財餘
論有差獄蔽登中于 王光弼力解之語在鄭氏家
乘時金謹思以假承旨將改下罪案倉卒遽取公筆
公悤起奪還曰此史官非他人所得用聞者肅然公
因言臣非諫官出位有罪第不審此等胡大罪今乃
爾耶三刺未行顧聞罪名右相安瑭在外咫尺不得
入請召議之左右見公之爲皆縮頸不敢平視瑭亦
懼公不免時顧而咳目攝之光弼從而廷爭之强氣
上爲之霽威略加 恩貸有柳庸謹聞而壯之曰不

識蔡其作何狀乃能爲爾柳堪閔起文亦相語曰世
無君子者唯老蔡一人而已公卒以是徑廢者四年
後雖用猶不肯尾合優游百僚底殆數十年然或儻
行道上識者猶竊指之曰此 上前奪筆公也時人
斂避而目送之及黨禁解而一時正士旣草薙之無
餘唯公屹然獨秀爲士林後凋之望蒼顏黃髮輝暎
搢紳皆爲資憲職贊黃閣八袞去一考終于第是歲
戊辰正月二日也訃聞 輟朝以哀賻吊加厚生死
榮觀傳爲國光其後有孫曰增光與余仲氏友善官
爲翊衛司司禦一日以家狀示余曰乞以是銘諸墓

余受而讀之有曰其爲人也資禀英毅襟韻雅素凝重愼默恬靜篤實平居莊重人不敢干至接燕語和氣滿容李𣙟當路欲相引重愈益自外義不蹈門其爲學也沈潛奧義專務爲已早遊庠序有作輒冠軍時稱賈傅文章及長博覽經史日夜忘倦天文醫藥以至華語無不涉獵其事親也甘旨必具藥餌必親務以養志不計有無嚴父致敬不冠不見內外丁憂慈良於喪兩朞廬墓人不見齒其事君也遇事殫力不擇燥濕經帷審勿有言動 聽每遇 國忌至孝與素其處家也不治生產性無好辟芬華富貴視如

浮雲見世巨室多壓良民時遣子弟黠覘鄉並戒勿踵弊二兄兩姊事之如親撫愛羣從恩若己出余讀畢喟然曰否否此何足為公之重輕且吾聞之專車一節足知防風士有百行節惠為名古之道也其大卓爾則其細可略也今使余題曰己卯黨人蔡太史之墓足矣焉用文為如其世系履歷及宗派之分不可以不載遂敘而授之其敘世系曰蔡出江原道平康縣其先尚新羅翁主後有諱子華卒官門下侍郎平章事五世而至孝順沔川郡守 贈吏曹參議生諱潭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參判生諱子涓敦寧僉

正　贈吏曹判書皆以公貴判書公娶咸安郡守柳
孝庸女以弘治庚戌生公諱世英字英之任真其號
也叙履歷曰正德庚午進士丁丑及第由承文院薦
入史局己卯遭士禍嘉靖壬午復官癸巳始入侍講
院歷文學弼善輔德於諫院三為司諫憲府再為執
義玉堂三為副應教應教再為典翰以至直提學兼
藝文應教丁酉　特陞堂上戊戌以事罷去戊申庭
試吏文第一陞嘉善戊午　特陞資憲其在通政為
戶禮兵工曹參議參知成均館大司成在嘉善為吏
戶刑曹參判掌隸院判決事漢城府右尹出為京畿

清洪等道觀察使開城府留守在資憲爲漢城府判
尹兼 世子左右賓客工戸曹判書議政府左右叅
贊兼知 經筵常以疾辭故於西樞則首尾凡九拜
命矣葬在廣州之義谷夫人文化柳氏祔叙宗派
曰男子二人長繼興通善郎次胤興承仕郎女一人
嫁通仕郎申孝邊繼興娶縣令李瑗女生一男卽乞
銘者女適南原府使孫汝誠胤興娶南崇元女生一
女適四山監役官金益輝孝邊生一女適別坐丁好
仁司禦有一男曰爾瞻早逝女適士人鄭愼言汝誠
有一男曰佶益輝生一男曰俔業儒女適承文院副

正字李耆俊好仁生四男曰彥璿進士曰彥琦曰彥瑚曰彥瑀女適具佶爾瞻娶佐郎辛宗遠女生一男曰俊吉業儒女適生員趙贇佶生二女幼俔生四男曰永承曰永纘曰永昌曰永肩女長適申忒次適李守賢耆俊生二男曰重基曰厚基皆進士彥璿生二男一女彥琦生一男一女彥瑚生一女具佶生一男一女俊吉生一女贇生一女皆幼重基生二男曰行健曰行遠皆業儒女長適士人鄭涌其一人幼厚基生二男二女曰行安餘幼忒生二女幼銘曰

在巳卯歲有蔡公出徳崛岉含光剷彩外若遲拙中

則不蹟而不振如劒未掘氣欝律桑榆奮翼進塗以豁平步闊惟介于石克保貞吉躋崇秩我銘非諛幽鬼可質羨不溢維後之貽以嘉天騭餘慶必

輸忠翼謨光　國推忠奮義平難功臣左賛成贈領議政海城府院君崔公碑銘

歲甲寅夏余以罷廢處蘆原一日崔海川有源致幣與書而謂之曰先人銘事嘗有託於子矣今不幸吾之疾病矣子為我圖之居數日家人以訃告又後月餘從弟有海蒐輯世系歷官及言行為家狀以授余曰兄志也余喟然曰余以公郎屬受知最厚知公平

生宜無若余詳而其於立心之卓制行之懿猶昧昧
其萬一尚足與論於古人為之後焉之風乎今因崔
君之狀略舉其槩庶贖余慢乎其狀曰公諱滉字彦
明自號月潭崔出海州為望族在麗朝中書令冲設
九齋講道學一時人材咸萃其門世號文憲公徒累
世而至文孫卒官司憲府監察寔公曾祖也生諱瓊
由進士捷武科卒官嘉善訓鍊都正嘗從　上出獵
虎逸近　御幄瓊以身扞衛世稱忠壯生諱汝舟通
訓大夫載寧郡守娶清州韓氏生公于嘉靖己丑生
而多疾至十五猶不學一日忽自請於外舅韓脩曰

願得一書從事於師韓奇其志以小學與卽徃李仲
虎門受不過一行而通宵不懈如是者三月而文義
驟長戊午陞上庠丙寅捷文科丁卯丁內憂廬于墓
下毀戚幾死及入史局秉筆惟直金誠一稱之癸酉
遷注書尋陞工曹佐郞移正言甲戌爲海運判官歷
刑兵曹佐郞慶尚道都事時當軍籍公一繩以法宿
猾破膽丙子出爲遂安郡守清以檢身嚴以束下政
成增秩俄入爲掌令郡人竪碑記德已卯以司藝爲
御史暗行北關及還疏陳八事陞執義司諫公在朝
亢亢敢言不撓朝廷亦以綱紀激揚之責歸公故三

為正言一為掌令再為執義司諫一為大司諫大司憲輒稱職庚辰擢同副承旨事以辦集時海西告饑

宣宗特拜公觀察使曰予愛民之心卿所素知卿莅職之才予亦知之公到官櫛垢爬痒勤宣荒政民賴以醒秩滿以右副承旨 召還夏 特陞嘉善轉都承旨刑兵曹叅判朝 京還又拜都承旨遷禮曹叅判司諫院大司諫吏曹叅判兼 經筵弘文館副提學初全州盜汝立浮慕栗谷至引重於鄭孟後乃變說以自媚於時及徐益疏陳其姦因擧汝立抵栗谷書以暴其前後之異於是臺諫攻益至言賛揚李

珥本行言無據公乃言逐勢攀援以資發身則公心
奉公者所宜痛絶也及聞汝立簡辭則心迹隨勢變
遷朝野傳笑曾謂臺官而獨不知耶而乃曰行言無
據是護汝立而欺心也同僚因此並引嫌自明 宣
宗曰崔某之言直而平正爾等當服其言七月爲吏
曹叅判十一月 特拜資憲爲漢城府判尹丙戌判
刑曹戊子朝 京己丑 宗系得正 宣宗曰始議
此事朝議異同崔某力言當請克成大事其加正憲
後又 賜名馬庚寅 特陞崇政爲右賛成俄判吏
曹因策光 國平難兩勳得推 恩三代於是 贈

監察公為吏曹叅判都正公為兵曹判書郡守公為
領議政壬辰之亂公扈 駕至東坡驛 宣宗見公
子有源引入 帳殿自解佩刀以賜至平壤 命公
陪 中殿到价川仍陪 世子嬪將入江界途中苦
痢留滯熈川其年九月入 朝義州疏陳七策後因登
對勸 上日勤三接採納羣策以期恢復癸巳以檢
察使括兵轉運與 上會江西秋 車駕駐海州公
又陳五策 上曰崔某憂國之忠至矣十月扈 駕
還都丙申還拜贊成兼 王世子貳師庚子兼知
經筵癸卯考終于第春秋七十五 上吊祭如儀亂

後禮葬之儀因廢不舉 上特命復舊以是年十月
與夫人合葬公初葬廣州後遷豐德後某年還于某
郡某山前夫人任氏早卒後夫人許氏礎之女陽川
華胄生二男三女長男有源文科官爲正憲司憲府
大司憲與余善次有濟早死長女部將梁士洪次郡
守盧道亨次吏曹正郎朴曾賢側室子有澂有沉也
有源生一子浣成進士梁士洪生二男四女男嶷令
爲其官岦幼女一人嫁金慶生生四男女一人嫁應
教李溟生四男女一人嫁安由愼生四男女一人嫁
士人朴承烈生五男女盧道亨生三男四女曰學詩

曰學禮女為進士沈大孚妻餘幼朴曾賢生一男女
夫人賢有行嘗居外憂以禮自持曰父母之喪人所
自盡婦人獨不然今豈可效尤公亦嘉其志遂使居
喪如禮治家有法待人有禮閨範肅如宗黨式之公
天資剛方早遊履素之門後聞南冥入京執贄請見
南冥器之及退溪之至亦被引接先議政在郡病劇
公嘗糞斷指柳參議祖認常曰孝如崔某而世不盡
知朋友之恥也再朝燕　京囊無一物象胥灑然遺
亂以來每與薦紳語及時事淚與聲下衣帶盡濕斯
可謂蹇蹇王臣矣余受狀伏讀而作而曰嗟呼惜哉

率是行也而可無籍乎遂為之銘曰

有嚴其外中不能持猝然強禦或隨時移公惟剛玉栗如不磨裸裎袒裼無若我何以是而行不懈益堅葢以強弊舌由柔延衆懲其然競為繞指公惟鋼鐵嶄然不砥不磨不砥惟公之烈我銘公德維永無缺

右賛成　贈領議政栗谷李先生神道碑銘

昔我　宣宗右文興學好尊用儒臣其登于朝者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天篤降材有開必先雲從龍風從虎　聖王作而賢佐出時則有若李先生珥遭遇盛際身任繼開若將以有為也廼以甲申正月天奪之

速 宣宗降服喪食自疾及卒而葬醫問交道藥餌便蕃既近臣致吊司馬致除司徒庀窆器宗伯詔襄禮凡所以崇終而康宗臣者備矣太學生及三學生徒禁軍胥徒奔走塡門會哭至衆庶街巷輟舂而嗟者傾都咸一口言曰吾其如何及葬輀出垣執燭而祖者皆舉音以過哀君子曰優優大哉德之祖洽於衆也如是夫壬辰之後七年不解兵儒服弊于地功利趨競私欲滔天挾書僞學之禁已兆爲善者懼則異哉宗李氏之道者宜若背面掉臂諱言其學而廼薦紳韋布日益嚮往鳩材斬石圖所以垂永者委重

於余固辭不敢凡六往返而猶持不釋慇然諗諸俄
又僇在素簑泯泯伏荒野前日士數輩以狀踵門速
銘曰為初言故敢勤子多士須矣請子圖之遂拜受
狀以叙曰李出德水縣其始有敦守者事高麗為中
郎將六世而至判官宜碩 贈大司憲生諱蕆 贈
右參贊生諱元秀 贈左贊成德水之李其稱盖久
至公尤大著初進士申命和奇愛一女頴悟邁倫通
古今書善屬文工繪事申自以東陽望族又有此閨
秀偃蹇其耦參贊遂以贊成委禽焉嘉靖丙申申夫
人方重身夢龍騰海入室抱兒納懷中已而生子公

三歲自知文字五歲申夫人疾病禱于外家祠十二
賛成之疾亦然人始異之十六夫人歿慈良於喪廬
墓不釋衰三年如一日十八有求道之志放跡山寺
偶閱釋氏書感死生之說又聞有所謂頓悟法乃曰
周道如砥何如捷之速也十九出家入金剛山堅固
戒定忽自念于心曰萬象歸一一歸何處思之又思
終未有窾竅然後盡棄其學遂發篋而取孔氏書伏
而讀之逾年以出都中宿儒皆注意高仰之折輩行
求識面聞退溪李先生隱居陶山講明道學往問主
一應事之要自是體用兼該知行並進發而為文者

爾雅紆餘游刃射科發必中鵠甲子就司馬明經兩試連為選首時稱九場壯元歷地部春官天曹郎署正言校理 賜暇湖堂等職華聞日隆公陳情自劾曰髫年求道學未知方遂耽釋教從事禪門殆周一年抽臟濯腑未足洗汚臣父惜臣之才強令求名包羞掩垢遂作舉人只求升斗以救飢寒豈期好官倘來也 上曰自古雖豪傑之士未免為佛氏所陷溺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不許嘗於 經筵言治亂陳王事傅以經術發言動聽聞者灑然又因書堂課製陳王伯治安之道名曰東湖問答冀有以啓發 上

心一日 上語及乙巳事大臣有言善士多連逮者公駁言曰大臣不宜含糊奸人造飾遊辭草薙士類籍以僞勳今當 新政宜先削勳正名國是乃定退而倡議於朝則先輩如退溪高峯尚或有難公獨抗言不撓遂悉力擊破之無遺朝野增氣庚午自以學不加進不可以從政遂棄官歸築室于海州之高山而龍蛇焉非聖哲之書不讀非其義雖千駟不顧也其於一切世味泊如也朝議逾欲縻以爵累拜天官員外玉堂中書薇垣亞長間或黽勉入朝皆不久而退其以直學入也朝野知公有確然之志三司至交

章請留而公則去矣公必讀書至張公藝九世同居
慨然曰九世之親雖難同室至於兄弟豈可分異至
是兄弟羣從同堂連枕每酒食之會命弟彈琴必長
歌樂晨拜家廟退序于堂子孫男女以至家衆庭禮
粟如一人執禮展讀家訓一遍衆抑首敬恭聽一門
抵此賴之俄陞同副承旨公每見 上動引三代
上以為迂闊至是又勸 上奮發大志且曰自古儒
者難與俗吏謀儒者曰唐虞可立致俗吏曰古道必
難行故俗吏絀儒學儒學亦絀俗吏均之兩言皆非
也為治當法堯舜事功則須以漸進臣言三代者非

曰一蹴便到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漸圖至
治耳且言故事賢良之士雖未登第皆得爲臺官已
卯之敗此路遂廢甚非所以廣衆正之路啓請施行
之時新喪退溪方欲議謚　上以行狀未撰難之公
言滉之言論風旨已著於世行狀有無非所輕重
殿下於已死之賢猶靳一褒滉之有謚雖遲一年固
無不可竊恐四方疑　殿下無好善之誠也甲戌上
萬言疏　上命書一通朝夕觀省其爲諫長一日
命進黃蠟五百斤公廷爭之强　上責問誰受公言
道路喧言將造佛像　殿下但當內省有則改之何

至峻拒　上曰敢諱言根非無隱之道至欲治以造言之律公曰臺諫有聞卽諫是謂無隱今欲以重律加諸諫官不幾於一言喪邦乎時　天怒益震同列縮頸而公對益切不少挫旣而病免歸就拜黃海道觀察使明年辭還拜副提學　上嘗於經筵謂公曰四書集註錯亂須經刪定今以委爾時朝臣多以形迹相標榜至有東西黨朝端始騷公預憂不靖言於盧相守愼請兩出沈義謙金孝元外郡以鎭之於是義謙得開城孝元得富寧公曰北塞非儒臣所處孝元病弱懼不生還乃言於　上上以公黨孝元不從

後公又力言不已孝元遂改刺三陟或曰天下無兩是公於此務欲兩全何耶曰二人致朝廷不和則兩非也然俱為士類必欲是此而非彼其勢無時可息唯當和解消融朝議不以為然乃決歸既退而承旨諫長東西亞銓全羅方伯等官皆倘來而適去者也其居海州累徵不起日教授學子遠近坌集一時坡州有成渾者故聽松先生守琛子也隱居坡山仍父子為宗儒世所稱牛溪先生者也與公為莫逆友先是胡雲峯以情意之發分屬性心至退溪又有理氣互發之說牛溪尊信退溪常主其說公以為體用一

原不可岐分辨析往復累數十書間有前賢所未發
處遂爲顓門語在本集不泥前言自契經旨後栗谷
千載必有神指妙按直從頂門上下鍼方尋眞脉不
然認濫爲氿者衆矣庚辰擢長御史俄遷諫長時戶
部缺尚書大臣薦授之並提文衡節財勤民去其所
惡下天上施壬午移判吏曹擧不失選俄陞崇政爲
右賛成冬黃王兩 詔使來 命儐于境及饗宰修
爵公自懸間登成拜黃問是何有山野氣得無爲
皇華起耕釣耶譯人曰壯元三場盛之玉堂久矣中
歲雖退處鄉園入賛黃扉亦有年矣兩使起敬至稱

栗谷而不名事竣移判中兵時北虜冠亂戎務塡委
公手判口決目覽心計不相紛涉渙若不思　上多
公之爲專屬任公北關事事積而不菀並行而不謬
人人竊言曰不有我公其能國乎公嘗建議欲養兵
十萬以備緩急柳西厓成龍以爲不可公退朝謂之
曰國勢不振久矣俗儒不達時宜公亦有是言耶壬
辰之亂西厓常語朝堂曰當時無事吾亦以爲擾民
今而思之李文靖真聖人也公平生以一朋黨改貢
案約定祀禮以紓民力爲先　上初甚濩落歷試旣
久則信之益篤方倚以爲政公亦奬善抑惡直行不

顧閭有不悅者陽浮慕之而陰置畦畛衡言放紛謀撓 上眷甚其所爲而齮齕之日甚至乃奮其朋勢傅致微文而顯劾之公引咎乞退六上章不已臺諫亦論之益力時成牛溪渾被徵至京疏陳其狀領議政朴淳請對銳爲救公兩司復並論淳渾而太學生四百餘人守 闕伸辨政院指以爲悖亂 上意逾怒命竄都承旨朴謹元大司諫宋應漑典翰許篈公去國未幾以判敦寧府事 召辭不就 上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家耶其冬 特除吏判 下諭切峻公不得已入謝 上卽引見公引咎陳謝請還三竄

仍乞致仕後六十日病不起時年四十九公字叔獻
學者尊之爲栗谷先生所著有人心道心說善惡幾
圖學校規範聖學輯要小學集註及文集十卷行于
世墓在坡州紫雲山下夫人盧氏祔焉郎慶麟之女
無子側室子曰景臨景昷盧夫人遇壬辰之亂奉主
歸山足罵賊遇害事聞表其閭公嘗以諫長至京余
以弱冠拜公于邸舍則諄諄爲學之要曰余已有歸
志子若有意可訪我於石潭自是公不得歸余亦乾
沒於世且以公權擇士之柄故羞媒進之嫌自晝於
門墻不得窺其涯涘今當大事腐毫無能爲役獨其

徒能審視而謹書者往往而在吾友金沙溪長生不攺師法能持其說其言曰其學以收心養性爲本而一於主靜至於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道無不研窮芬華之中自持適巖屋漏之隱謹獨無愧涉覽經傳若遇自得處輒欣然朗讀非有疾病未嘗偃臥余謂公入處正而覺處透故說時裕而做時斂又疑其進學之序若禹之鑿龍門也先從肯綮處透汝漢濟漯沛然順勢故見之者若上達而後下學然世安有倒用工夫者嘗聞經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傳曰自明誠解之曰天開日明自然無蔽閒有英爽過人

則能超形氣之私脫去窒暗之白其立也猶蜃閣之浮于海無斤斧繩削之痕而不可窮其間架抑謂是者非耶不由知索御風歷階而開關啓鑰洞觀本體中持活敬故無淊濫之虞精義制事故有致曲之利逐曲舞交氷觧的破後世皆可稱述焉嗟呼抜車山淵竟入丘虛出險無牽骨軸俱折惜也恨今世無傑巨人可以持衡而能輕重前輩者獨以眇眇余一人之見決千載不可考之輕重徒强顏耳人誰信之又不知後此幾百年幸而有所不知何人如今李恒福者一人出而同其説則幾矣姑以竢之銘曰

道出於天而寓於人天存道存人去道堙自吾道東
顯晦無時公惟厚棟任重不疑古哲人言義與旨微
因公剖判如旅斯歸凡號儒者或善說事至於致用
戒于差異繄公有言行必隨之大名之下古難善持
屈而益明射夫折矢孰為後焉允矣多士紫雲之側
維水瀰瀰銘于牲繫為示無止

昔我　昭敬大王右文興學好尊用儒臣其登于
朝者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天篤降材有開必先雲
從龍風從虎聖王作而賢佐出時則有若李先生
珥遭遇盛際身任繼開若將以有為也乃以甲申

正月天奪之速　上降服素食自疾及卒而葬醫
問交道藥餌便蕃旣近臣致吊司馬致除司徒庀
窆器宗伯詔竁禮凡所以崇終而康宗臣者備矣
太學生及三學生徒禁軍胥徒奔走填門會哭至
衆庶街巷輟舂而嗟者傾都咸一口言曰吾其如
何及葬輀出垣執燭而袒者皆擧音以過哀君子
曰優優大哉德之祖洽於衆也如是夫壬辰之後
七年不解兵儒服㢢于地功利趨競私慾滔天挾
書僞學之禁已兆爲善者懼則異時宗李氏之道
者宜若背面掉臂諱言其學而乃薦紳韋布日益

嚮往鳩材斬石圖所以垂永者委重於余固辭不
敢凡六往返猶持不釋憖然敬諾俄又僇在素蔑
泯泯伏荒野前日士數輩以狀踵門速銘曰為初
言故敢勤子多士須矣請子圖之遂拜受狀以叙
曰李出德水縣其始有敦守者事高麗為中郎將
六世而至判官諱宜碩 贈大司憲生諱蕆 贈
左參贊生諱元秀 贈左賛成德水之李其稱盖
久至公益大著初進士申命和奇愛一女頴悟邁
倫通古今書善屬文工繪事年十九歸于李氏
嘉靖丙申申夫人方重身夢龍騰海入室抱兒納

懷中已而公生三歲自知文字五歲申夫人疾病
禱于外家祠十二贊成之疾亦然人始異之十六
夫人沒慈良於喪廬墓不釋衰三年如一日十八
有求道之志放迹山寺偶閱釋氏書感死生之說
又聞有所謂頓悟法十九入金剛山堅固戒定常
自念于心曰萬象歸一一歸何處思之又思終未
有竅竅然後盡棄其學遂發篋而取孔氏書伏而
讀之逾年以出都中宿儒皆注意高仰之折輩行
求識面謁退溪先生于陶山辨論義理退溪多從
公說嘗致書于公曰發軔正路存心古學他日所

就何可量哉前後簡牘具在本集自是學益精道益明餘事文章爾雅綒餘游刃射科發必中雋甲子就司馬明經兩試連為選首時稱九場壯元歷地部春官天曹郎署正言校理　賜暇湖堂等職華聞日隆公陳情自劾曰髫年求道學未知方汎濫諸家遂耽釋教從事禪門迨周一年豈期好官儻來也　上曰自古雖豪傑之士未免為佛氏所陷溺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不許嘗於　經筵言治亂陳王事發言動聽聞者灑然又因書堂課製陳王覇治安之道名曰東湖問答冀有以啓發

上心一日上語及乙巳事大臣有言善士或有坐
死者公駁言曰大臣不宜含糊姦人造飾遊辭草
薙士類籍以僞勳今當新政宜先削勳正名國是
乃定退而倡議於朝則朝中先輩尚或有難公獨
抗言不撓遂悉力擊破之無遺朝野增氣庚午自
以學不加進不可以從政遂棄官歸築室于海州
之高山而龍蛇焉非聖哲之書不讀非義雖千駟
不顧也其於一切世味泊如也朝議適欲縻以爵
累拜天官員外玉堂中書薇垣亞長間或黽勉入
朝皆不久而退其以直學入也朝野知公有確然

之志三司至交章請留而公則去矣公自親沒之
後事庶母及伯兄寡嫂如慈母事仲兄如嚴父吉
凶定省老猶不懈家政悉聽庶母祿俸不自專嘗
讀書至張公藝九世同居慨然曰九世之親雖難
同室至於兄弟豈可分異乃與兄弟群從同堂連
枕每酒食之會命弟彈琴少長歌樂晨拜家廟退
序于堂子姪男女以至家衆庭禮栗如一人執禮
展讀家訓一遍衆抑首敬恭聽一門祇此賴之俄
陞同副承旨公每見 上動引三代 上以爲迂
闊至是又勸 上奮發大志且曰自古儒者難與

俗吏謀儒者曰唐虞可立致俗吏曰古道必難行
故俗吏詘儒學儒學亦詘俗吏均之两言皆非也
為治當法堯舜事功則須以漸進臣言三代者非
曰一蹴便到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故漸圖
至治耳時新喪退溪方欲議諡　上以行狀未撰
難之公言混之言論風旨已著於世行狀有無非
所輕重　殿下於已死之賢猶靳一褒混之有諡
雖遲一年固無不可竊恐四方疑　殿下無好善
之誠也甲戌上萬言疏　上命書一通朝夕覽省
其為諫長一日　命進黃蠟五百斤公廷爭之强

上責問誰受公言道路喧言將造佛像 殿下
但當內省有則改之何至峻拒 上曰敢諱言根
非無隱之道至欲治以造言之律公曰臺諫有聞
即諫是謂無隱今欲以重律加諸諫官不幾於一
言喪邦乎時 天怒益震同列縮頸而公對益切
不少挫 上亦悔之 命還其職旣而病免歸就
拜黃海道觀察使明年辭還拜副提學 上於經
筵謂公曰四書小註錯亂須經刪定今以委爾時
朝臣前後輩多以形迹相標榜至有東西黨朝端
始騷公預憂不靖言於盧相守愼請兩出沈義謙

金孝元外郡以鎭之於是義謙得開城孝元得富寧公曰北塞非儒臣所處孝元病弱懼不生還乃言於 上上反以公黨孝元不從後公又力言不已孝元遂改三陟或曰天下無兩是公於此務欲兩全何耶曰二人致朝廷不和則兩非也然俱爲士類必欲是此而非彼其勢無時可息惟當和解消融朝議不以爲然乃決歸旣退而承旨諫長東西亞銓全羅方伯等官皆黨來而適去者也其居海州屢徵不起日教授學子遠近坌集庚辰擢長御史儀遷諫長時戶部尚書大臣薦授之并提

文衡節財勸民去其所惡下天上施壬午移判吏
曹舉不失選俄陞崇政為右賛成冬王黃兩 詔
使來 命儐于京及饗牢修爵公自縣間登成拜
黃問是何有山野氣得無為皇華起耕釣耶譯人
曰壯元三場盛之王堂久矣中歲雖退處鄉園入
賛黃扉亦有年矣兩使起敬至稱先生而不名事
竣移判中兵時北虜寇亂戎務填委公手判口決
目覽心計不相叅涉渙若不思 上多公之為專
屬任公北關事事積而不鬱並行而不謬人人竊
言曰不有我公其能國乎公嘗建議欲養兵十萬

以備緩急柳西厓成龍以爲不可公退朝謂之曰
國勢不振久矣俗儒不達時宜公亦有是言耶壬
辰之亂西厓嘗語朝堂曰當時無事吾亦以爲擾
民今而思之李文靖眞聖人也公平生以一朋黨
改貢案約定祀禮以紓民力爲先　上初甚濩落
歷試旣久則信之益篤方倚以爲政公亦聳善抑
惡直行不顧反有不悅者陽浮慕之而陰置睚眥
黨言放紛謀撓　上眷甚其所爲而齮齕之日甚
至乃奮其朋勢傅致微文而顯劾之公引咎乞退
上曰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疆埸多事方藉

卿撫定其勿疑沮公亦上章不已 上曰寥寥千
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絶無而僅有之卿不聞
向者之教乎丁寧一言鬼神亦知之公愍然詣闕
自陳時大司諫宋應漑獻納柳永慶執義洪汝諄
典翰許筬等曾為公所斥挾前憾論之益甚一日
上教大臣曰李珥嘗裁抑新進惡其越時黨附
累為陳論見忤時論久矣秉時伺釁必欲劾去而
後已納馬免防先行後啓特因多事未遑耳是豈
擅權凡公卿之承召不來者多未聞論以慢上是
何臺評獨能直截於珥乎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

而乃請罷職有如乙巳姦臣目之以叛逆而罪之以罷遞者之為耶成牛溪渾被徵至京疏陳其狀領議政朴思庵淳請對力為救公兩司復再論淳渾而太學生四百餘人守闕伸辨都承旨朴謹元等以為偏黨悖亂 上曰爾等杜塞人言掩蔽聰明將欲何為今人心不服義士奮袂爾等雖欲彌縫不可得矣兩司因伸救政院 上曰太學公論所在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學公論焉得以廢也彼幺麼數臣昵伏近密恣為朋比真小人而無忌憚者也予不舉流放之典使魍魎之類騁驁

於昏夜已爲失刑兩司反欲伸救耶 命竄朴謹
元宋應漑許篈公去國未幾以判敦寧府事 召
辭不就 上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家耶其冬
特除吏判 下諭切峻公不得已入謝 上卽引
見公引咎陳謝請還三竄仍乞致仕後六十日病
不起時年四十九公字叔獻學者尊之爲栗谷先
生所著有擊蒙要訣聖學輯要小學集註及文集
十餘卷行于世墓在坡州紫雲山下夫人盧氏附
焉卽宗簿正慶麟之女無子側室子曰景臨景鼎
盧夫人遇壬辰之亂奉主歸山足罵賊遇害事

聞表其閭公嘗以諫長至京余以弱冠拜公于邸
舍則諄諄為學之要曰余已有歸志子若有意訪
我於石潭自是公不歸余亦乾沒於世自盡於門
墻不得窺其涯涘今當大事腐毫不能為言獨其
徒能審視而謹書者徃徃而在吾友金沙溪長生
不改師法能持其說掇公世系言行及歷官始終
請銘以詔後噫公規模之宏遠議論之平正開物
成務之才窮天貫古之識致君澤民之大志進退
出處之大節赫赫在人耳目烏待余言贅其學以
收心養性為本而至於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

之道真知實見精詣力踐紛華之中自持愈嚴屋漏之隱謹獨無愧教學者必以立志為先循循有序開導以誠和氣藹然表裏洞澈與人講學所見恒出人意表立言著說橫竪無不當理與成牛溪為道義交嘗見胡雲峯以情意之發分屬性心退溪又有理氣互發之說牛溪尊信退溪常主其說公以為發之者氣所以發者理無先後無離合不可歧分辨析往復累數十書間有發前賢所未發處不泥前書自契經旨後栗谷千載必有神措妙按方尋真脈不然認濫為芤者衆矣蓋公入處正

而覺處透故說時裕而做時敏又其進學之序若禹之鑿龍門也先從肯綮處透汝漢濟漯沛然順勢故世之見者疑若上達而後下學然安有倒用工夫者嘗聞經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傳曰自誠明觧之者曰天開日明自然無蔽間有英爽過人則能超形氣之私脫去窒暗之臼其立也猶蜃閣之浮于海無斤斧繩削之痕而不可窮其間架昔程子謂邵堯夫空中樓閣朱子謂張敬夫不歷階級而得之抑謂是者非耶不由知索暗合道妙開關啓鑰洞視本體中持活敬故無涘澀之虞精義

制事故有適用之利逐曲舞交氷解的破後世皆
可稱述焉嗟呼扳車山淵竟入丘虛出險無牽骭
軸俱折惜也恨今世無傑巨人可以持衡輕重者
獨以眇眇余一人之見定千載不可考之論徒強
顔耳又不知後此幾百年幸而有所不知何人如
今李恒福者一人出而同其說則幾矣姑以俟之

銘曰

道出於天而寓於人人存道亨人去道堙自吾道
東顯晦無時公惟厚棟任重不疑惟古典訓義奧
旨微公徐指示如旅斯歸凡號儒者或善說事至

於致用戒乎差異繄公有言行必隨之大名之下古難善持屈而益明射夫折矢孰為後焉允矣多士紫雲之側維水瀰瀰銘于牲繫為示無止

月沙答沙溪書曰鰲相所撰碑文謄書以上此文之出多士之質疑於侍生者甚多或嫌其推許不滿或疑其論癸未年事不明白侍生之意則諸說皆非也此翁喜為古文辭不欲沿襲宋儒陳文故當初製時已憂其有此謗屢言於生矣先生一生所施設所建白若欲撮入無漏則須用先儒文字方可詳備而欲守習氣不肯斂

陳未免有牽强不暢語然無大段闕遺自是碑
家體格推許則可謂盡矣只銘辭末結文氣少
似低衰然起得太突兀何可謂不滿乎癸未年
事羣小雖以黨論攻擊在先生特一蚊虻之過
耳君臣際遇可謂千載一時然此非先生大段
事業先生常以拔出流俗打破東西爲意則何
必以癸未年事爲先生斷案而費力詳陳於墓
道乎况碑文與行狀文體自別此等事鄙所撰
行狀中似已備入矣大槩蘗相此文自是奇作
今世無能爲此者况今已作千古人誰能加减

一字又誰能捨此而偃然爲段文昌乎多士之哓哓久應自息尊丈須痛言於諸人以定羣心又曰前書所示鰲碑尊丈之意旣已釋然此實鄙情當不疑而定用第碑文中多有可議語毋昨與鄭時晦吳汝益諸人會而揣摩則序文起頭及銘辭起頭不但文氣突兀推許亦盡甚好甚好其間有些少語病此則雖略加點化非入結撰新語只添原語使之詳備而已相公在時亦以爲然任人安改矣又曰與時晦汝益可晦諸公會諸生勘定南窓老丈今方寫石大槩羣

意以爲作者作古雖一字不敢增减云則此文
雖棄不可仍用也旣云不可不用而又有不得
不改處則略爲刪潤務得備詳俾無疑議爲當
至於論學處則鰲相之意雖出推揚先生高明
透出處而措語皆出外家千萬人見之皆以先
生之學爲或近象山或近禪學或似花潭南冥
云吾儕見之亦復如此一邊好詆議者應添一
般唇舌先生之學門路最正見得最高而緣形
容不襯使人生疑作者之意雖不如此安能家
道户說也以此時晦汝益之意則総論以下極

欲盡棄而改之鄙意則以為文之歸重在於総
論若盡改則文體不倫且極未安不如全用原
文而略添數語以證前賢之論略改數字以破
後人之疑而已故羣議終循鄙意如是勘定只
恨尊丈不在此不得面承清誨也又曰白沙公
為文以氣為主下語務出新奇今者論先賢學
問而不用儒家文字推許則至矣而語或不瑩
其曰鑿龍門其曰上達而後下學其曰蜃閣之
浮于海等語其意盖以先生之學一蹴高明似
無循序漸進之功故人或疑其倒用工夫而此

特英爽過人所見卓然故也此是白沙洞見先
生之學自謂獨得妙處故其下所謂傑巨人眇
眇余一人之見決千載不可考之輕重等語皆
指此也主意如此而人皆不能解見安能家道
而户說甚可歎也然此是筆力奇傑處決不可
雜以拙手鄙意則終始如此故全用原文而略
添程子朱子語以證之

同知中樞府事 贈純忠補祚功臣領議政權
公神道碑銘

今
上即位之十七年癸未用漢興廉舉孝之典以

繕工監正權常特進通政居四歲以年八十增秩嘉
善遂推 恩三世 贈官有差於是考典牲署參奉
諱振為户曹參判王考司導寺副正諱旭為承政院
左承旨曾考户曹佐郎諱温為通禮院左通禮凡大
燕饗大朝請許乘軒出入位在尚書下皤皤黃耇天
下模楷士大夫過其閭者咸拱而式之曰猗歟美矣
爵一人而世之為父子者興焉後十六年甲辰以子
悏請援 天朝救難有功策封為宣武功臣且與兄
憘從幸關西並錄扈 聖原從重封爵卿禮秩視三
公生榮死貴孰與高下既悏加階資憲出為全羅道

觀察使踵門辭余仍以狀授之曰子宜為銘按狀公字吉哉其始有金幸者甄萱之亂守古昌郡自以新羅之後憤宗國敗亡以郡迎麗祖為復讐計麗祖以炳幾達權賜姓權陞郡為安東府富德産祥代有偉人至諱溥封永嘉府院君五男三壻並受勳爵時稱一門九封君之慶八世而至叅判公娶司議申澮之女以正德三年某甲生公生有異質幼不好弄七歲叅判公捐館號哭如成人望望然執朝夕之奠盡三年無懈色日在申夫人膝下見夫人血泣潸如也輒以袖拭而止之夫人時為之順變常撫之曰吾兒異

時方當以孝成名李校理忠楗名重已卯羽儀士林愛公頴脫敎之幼儀知所感發長與羅長吟湜及弟淑瀷等友善戊子成進士守約窮里隣人罕見面一日門外官人捧除書報喜曰爲 文昭殿叅奉家人相訝謂爲誤報及徵之盖郎官薦才行也當時重郎薦非聞人莫敢與如公者自晦而名益顯則談者謂谷蘭香遠已卯以直長丁外艱乙丑以義禁府都事陞漢城府叅軍俄薦司饔院主簿出爲雲峯縣監勤謹清約歲惡貶食省用救乏處業以鳩流民使民自占願受墾地著者踵相接後有本道文士嘗干以私

不售者中以宅比及詳公名行郎愧悔曰吾平生不良唯劾權其一事其見重於人如此歷東部主簿掌隷院司評龍岡縣令司饔院禮賓寺等判官宗親府典籤廣興豐儲典設等守禮賓寺副正繕工監正所至職辦終以孝顯公每遇忌日必先期斷魚肉以至其月及是因以疾作家人請膳肉公曰世豈有長生者吾如是歸盡足矣遂苦痢增劇以己丑七月某日卒于第享年八十二卜得是年九月葬于通津縣某山從先兆也公娶羅某之女生五男三女曰熤丁卯文科壯元承政院左副承旨曰愰丙子生員蔭補高

陽郡守曰憘甲申文科黃海道觀察使曰某戊子生
員早逝曰怏丁丑文科郞踵門乞銘者及其兄憘與
余善女適學生鄭熈老次適內禁衛韓孚次適縣監
申吉元早逝內外諸孫六十餘人公不喜芬華自奉
甚薄寢藉草薦唯於奉親左右就養所命能具食上
必置陪鼎親執匙箸時其滑甘而忠養之視其庖猶
有宿肉矣朝夕在側愉色婉容備至每夜親定衽席
在視寒燠夫人嘗有不安節公不解帶不擧匙者月
餘及疾稍寢則夜輒沐浴祈天乞以身代夫人得徐
蘇累日時人謂之孝感及屬纊公年當異粻擘心爵

踊致毁疑死而猶封墓不藉除具奠不代人手執皇
皇一於禮不苟廬于墓側日再展省絶菜果鹽醬唯
疏食水飲終以骨立人或危之得不滅性者豈天佑
歟及反而亡焉失之則唯朝夕上食仍行不輟曰固
知末失不忍遽停遂終身行之居家有事告廟乃行
出告反面一如事生未薦不敢嘗新見所嗜輒卻不
敢食祀事殷事必竭情盡愼而誠若與寡妹同居怡
怡如也衣食財用先妹而後已視甥姪如已出裝資
嫁娶人不知其有異故四十餘年未嘗有毫毛間言
國有虞憂輒形於色至廢寢食遠近 國忌皆不敢

食肉至七十猶然常謂子弟曰先人之葬吾年幼弱不良及也窀穸之事沉痛在心我死慎勿厚葬以寓余至隱也常所雅言貴從自已身心近裏下功而已視世之緣績飾心者盖蔑如也嘗戒人曰難制者慾茍能克已自然與天合也晚年靜處一室子弟燕見亦未見其有惰容日與之討論經傳曰人間樂事有過於是者乎立教嚴而有法庭訓所曁諸子相繼登朝則戒以勿喜交遊勤以奉公唯以守靜居簡為家法余讀其狀曰余也幸銘人墓而得可師之道三忠孝一致友慈同源篤於守故勤於職三者備而人道

至矣天道福善幾如是而不有位且壽也凡習爲史氏家言者文則已過訥則已戇今余惡乎從與其夸而滅實豈若戇而傳信直叙而美自見公之謂矣況余不文曷敢有加辭焉謹序其家狀因以自警也銘曰

火傳於氣氣所及者遐木返於根根復萌爲芽嗟維權君維孝世其家

招討使李公延安碑

昔在萬曆辛卯 上謂羣臣曰日本酋秀吉塹海負嵎虗喝隣邦詹始於我終圖射天夸慯自雄出不遜

語其嚴諭禍福逆折姦猖毋俾再肆明年壬辰戍人
走呼有寇大來踣釜拉萊踰嶺涉湖袒裼而蹈腹内
指顧之頃遂大蹂我四境時則有若李統制舜臣以
舟師拒閑山挫銳海上有若金節度時敏以孤軍嬰
晋陽抗難南州有若李招討廷馣以義旅守延安奮
忠於前有若權元帥慄以南軍鎮幸州鼂鋒於後會
天朝大將軍李提督如松提兵五萬擊破平壤聲
生勢張互為掎角以能復我三京再全八路　天子
嘉之褒詔賜金於是天下游談者咸一口言曰武夫
職耳儒者乃亦爾耶後十三年乙巳　上策勳須賞

又後四年戊申延安人謀所以載烈垂永者來問銘余辭不可謹按故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 贈效忠仗義協力宣武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賛成兼判義禁府事 世子貳師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月川君李公諱廷馣字某故為吏曹叅議時 主上西巡以公弟廷馨前守開城寄惠未亡 命留鎮之廷馨乞與兄同守及臨津師潰公擇形便為分守計以是年八月二十二日至延安府中豪傑有宋德潤趙光庭等聚徒百餘迎曰公有舊恩在本土乞留活我公笑曰吾今日得死所矣即入城募得五百餘人

提衡以勸之曰疇能爲我管四門鑰疇能坐甲登陴使賊不敢近壕疇能管我糧餉疇繕我器械隨才部分訖聚礮於墩列釜於傍老幼趍事羣能著職二十八日賊酋長政刼掠載信諸郡攻陷海州以兵三千餘人與江陰之賊悉銳而來城中色駭有欲出陣計者公曰我旣與兵民約同死生陷民自濟所不忍也良怖甚者任自出城不汝拘也一軍感願死守曰旣昃賊進圍三匝俄有一賊帥周覲城外摩壘而過勢益張甚門將張應祺一箭洞胷而死賊氣死不敢輕出別於西城以飛衝下瞰城中以大砲碎之則亂發

火箭圍中多草屋人皆心内懼洶洶忽迴風大起煙焰外靡賊計無奈何撤廬舍填壕塹遂鼓士陵城群而蟻附之公知不可爲乃坐積芻戒其子濬曰城陷可自焚聞者感泣一力而齊致死如是者凡四日賊亦死傷過半是夜師熸賊已聚死屍盡焚之翌朝乃解圍去我軍僅斬一千八級奪牛馬九十餘匹軍糧一百三十餘石朝廷聞公被圍上下憂危及捷至只言賊以某日圍城以某日解去一無張皇語議者咸言却賊易不伐功尤難 上特加嘉善爲本道都巡察使文武將官皆聽公節制仍賞諸將以下公之在

兵　車駕西狩龍灣隆景持重兵據松京列營黃鳳
連綴江陰危動浿江直搖關西長驅猖獗海濱放兵
四刼南路阻絶公一戰而翦其鯨距賊喘汗自戢蒭
牧不敢近公城下海西十三州皆復為我有二南勤
王之士由牙山江華渡龍岡達　行在奔問有路漕
輓無碍公之力也公慶州人余同自出相善年十八
陞上庠二十一明經及第少試郡邑民呼召杜及叅
銓衡世期姚宋餘事文章亦多鳴世不幸遭亂功光
疏勤弁冕中興精神汗竹秩登勳尊享有元杞　恩
推祖先事載無止既全忠孝兩有文武作人如公寔

維丈夫

統制使李公露梁碑

在昔壬辰南寇匪茹連艫泛海由嶺而湖者其蔽曰閑山其界曰露梁其扼曰鳴梁若失閑山露梁不守直蹙鳴梁畿輔搖心矣疇克有庸式遏三道越乃元侯統制李公曰 君之使 命余視師臨發有 教曰故統制使臣李舜臣其勤王家捍衛我南邉無祿大命隕墜予惟嘉寵之廟宇不立無以勸忠汝往欽哉臣受 命而退稽諸祀典曰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玆惟貞哉載在故府追惟亂初公職

在湖南官守有限以國害為深羞隣灾為己憂踰南
海蹈寇地至浦之戰露梁之戰唐浦之戰唐項之戰
栗浦之戰閑山之戰安骨之戰焚燒賊船二百二十
餘艘斬首五百九十餘級溺水死者不記其數賊死
咋不敢近公寨下因陣閑山以遏賊衝至于丙申代
斲血指閑山敗没於是舟師敗將奔卒及南土之民
舉咨嗟一口齊聲曰李統制若在豈使此賊窺湖南
一步地朝廷急而求公再莅前職公單騎召收進陣
鳴梁猝遇夜襲用火致死以十三新集之艦當大萬
蔽海之寇破船三十賈勇而前賊遂退遁戊戌　天

朝大發兵來援水軍提督陳璘與公合陣奇公之為
必稱李爺而不名其年冬賊合勢大來進至露梁公
自領銳師先嘗其鋒　天兵夾進與公犄角是日鷄
鳴馮夷啓道飛廉戢威四維寒擧彰乃曉中兩軍齊
作千帆飛舞公先躍入乘銳崩之賊乃蟻潰救死不
暇鼓音未衰將星沈彩公於黎明中丸而顛猶戒衆
諱言死曰恐我師熸也提督聞之以身投於船者三
曰無可與有為矣　天兵亦却肉不食南民奔走巷
哭操文以祭之老幼遮道而哭者所在如一嗚呼若
公者可謂以死勤事能捍大患者非耶宜其勲為元

臣爵爲上相賜之茅土形圖麟閣食報無窮又使英
雄永扶危涕丈夫生世良足千古况余受 命職當
南事敢不良圖時李統制時言聞言感激實主張是
凡軍中將校卒伍飲公之德者蹈舞 上恩慷慨公
死千羣雀躍萬斧雹翻不十日而告訖功後十五年
甲寅海西柳節度珩走書來願以露梁之事載烈垂
永余曰公之德在南民口碑不朽公之功在 社稷
者曰太史有錄何事於碑唯其處家愛恤孤姪恩若
已出內行之淳也在軍數年大開魚鹽廣設屯田軍
無乏絕所得戰賞施下無餘外行之備也至於和易

之德果辦之才刑賞必當之勇作人如斯足為百世
聞人而在公則為踈節可略也已銘曰
在壬辰歲狂冦不臣虐始於隣列郡瓦裂迎敵津津
若蹈無人時維李公其氣益振扼拊海濵皇者其武
出師甡甡 命虎臣璘列鈌掉幟玄冥司辰賊窘而
嚚師于阨巷大戰其垠矢集脩鱗甕蛇掉尾毒于公
身不佑于神露梁殷殷維水淵淪樹此貞珉後天不
墜公名嶙峋維永宗禋

都元帥權公碑陰記

公卒既殯其宗人之從事於軍者見余泣且言曰公

在軍常取一卷子名有所劄錄者曰我死有壻李議政在必能誌我墓以此銘我足矣余發其篋得所謂卷子者有記其幸州之役 天朝総督軍門大司馬宋應昌咨奬本國者曰權某扼守孤危時抗大敵板蕩忠臣中興名將繼而兵部尚書石星 奏之則天子嘉之有勑諭本國者曰今觀全羅斬獲數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其下又記丙申 上教有云卿忠勞茂著勇略超世名聞天下威慴敵國元帥之任捨卿伊誰及入對 勞之曰非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又曰今時事粗安繄卿之功是賴殄殲兇賊奠安國

家子惟望之仍 賜廐馬云云等語皆公手跡宛然余讀之喟然曰多矣哉此足矣彬彬乎文哉又奚以假辭爲也況公有命敢不克遵以光大其寵靈乎而於碑略之則又懼史氏之或逸也碑成遂假其背以記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七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八目錄

墓碣銘

司宰監正朴公墓碣銘

衿川縣監崔公墓碣銘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八

## 墓碣銘

### 贈吏曹判書洪公墓碣銘

古云樹田不如樹德余以爲名言以是徵於世班班不一差試以耳目所覩記近世如洪氏家所成就者尤信也余友君瑞卽其承家子也一日洪君見訪言及迺家事其言曰草鄙之人無功德及人爵列大夫非余力敢任維世傳德種福以遺之若稽往古高麗直學之慶後六世而吾父也有隱德至行世無知者泯泯處禁衛中日與羣武士周旋溫良勤厚慈祥愛

物樂成人之美不樂言人之過其於得失利害率順
應而不校又有高麗判典農事曰白敦之後有諱承
秀爲醫書習讀官者有三女其中最愛者曰吾母也
婦儀母道宗黨式之先人苦風疾累年家益剪落或
勸使歸鄉力田以自給則曰愁使三子䅳䅵而老於
田耶教督益力撥貧佐讀晝以繼夜則母子一燈分
光執業講誦之音與機杼相和遂克成初志光復墜
緖今吾旣捷魁科登顯仕得推　恩三世父祖與榮
焉有以上舍生蔭補刑曹佐郎者曰鸞祥吾弟也又
其弟曰鳳祥文科卒官成均典籍吾有二妹一曰元

宗楷一曰李茂男皆士人吾有六男三女其長曰霶見今為弘文館校理其次曰霻曰霳曰霙相繼陞上庠一為　獻陵叅奉一為義禁府都事曰霤曰霮雖少皆昂然見頭角女適社稷署叅奉李敬裕次適生員趙公淑次適士人許啓鸞祥之子曰霆曰霣皆成進士鳳祥之女三人長適李弘憲次適鄭時赫次適李有養亦佳壻也元妹有五男二女進士長吉最長也亨吉貞吉及小弟與李妹之二男女皆頴秀霶以下十餘人俱各有子每俗節及壽辰登堂奉觴而趍膝前阿氏不盡辨含飴而點頷者六十餘人出吾門

者俱力學有遠望入吾門者亦謹飭諧琴瑟後出者
逾益奇有過諸兄無不及焉則異日吾門其庶幾矣
吾以不才加于羣後之上不自多其趾羡惟持盈是
懼余聞言作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言樹藝在始所
種不疑舊有聞也今於子益驗矣後三年己酉十月
七日白夫人以年八十二下世以其年臘月祔葬于
先壠明年夏洪君使胤子霽具家狀屬余銘諸墓謹
按洪氏出安東豐山縣遠祖直學之子侃都僉議舍
人世推為洪厓先生有詩集行于世至孫諱儼進勇
校尉左軍司正生諱繼宗司圃署別提生諱禹甸忠

武衛副司勇自洪君起家至嘉善冠惠文立柱後日
彈治朝廷邪枉別提公　贈通訓為左通禮司勇公
贈通政為左承旨內禁公　贈資憲為吏曹判書
公本部將諱世敬之子部將與承旨為再從兄弟承
旨無嗣故以公後之部將娶慶州裴氏女以正德丁
丑生公以萬曆辛巳六月辛得年六十五葬在高陽
高峯山公諱某字某少學書不成去業武又不第調
內禁衛再守邊堡戍人歌樂之公雖以弓刀立名乃
其性則君子長者睦於親戚誠於奉先見世尚文而
賤武益悔其投筆教子弟尤篤其攻文也必舉陶長

沙惜分陰爲戒其遇事也必舉漢昭烈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勉之承旨公晚畜婢妾頑暴不率居家喜造爲不法事承旨老益倦或不能一切以禮法繩之讒說甚撓勢甚扤揑而公夔夔齊栗及承旨殁舊業餙爲其掩有者一無問婢亦感悅嘗語諸子曰吾家世積德蓋久部將公辰日我將以腯牲爲壽滌除以竢里有病瘠牛牽而過吾門者先君遷命易之以業其里人是雖細行亦侏儒一節異日爾輩所宜體行故在今後昆不墜先訓肫肫謹厚循是以往則洪氏之祿猶未艾也洪君名履祥君瑞其字

也於亭爲長與余善銘曰

温温吉人泯迹於時媲德有配雙璧無疵基慶以竢
維後之貽孰是行也而可無紀高峯之麓龍虎對峙
銘以識封以永垂示

成均進士崔公墓碣銘

昔我　宣宗大閱于西郊余與隣友萆山而竊窺焉
日旰觀止矣俄聞呼趍且辟避入道傍空舍先有冠
童數十人倦從仄徑來游服放紛或褰者袒者夷踞
放談而讙呶者若生駒之羣騰于槽而相蹄齧焉見
有間行一小生鳳眼星煜德宇淵渟出班而揖余同

行者睥睨語移時覘下言徐如纇有心者余心異之
肘之問誰友人曰子不識耶是世所稱神童崔氏子
澱也夫夫九歲辭家負笈海州從栗谷受詩史筆追
懷素詩纇青蓮餘事音律傍通繪事琴嘯笙笛之戲
梅竹蘆鴈之妙凡諸曲藝允臻其極駸駸乎有古作
者遺韻異時張吾軍而主夏盟者將在於斯明年乙
酉聞成進士後五年己丑冬人以訃告余愴焉失圖
若掌珠之墜于淵也又後二十有二年其胤子有海
以其家狀逐臭於老夫按狀崔出海州為望族高麗
文憲公冲位冡宰時稱海東孔子其後有諱靖卒官

禮曹佐郎生諱文孫司憲府監察生諱瓊訓鍊院都
正　贈兵曹判書生諱汝雨渭源郡守娶尚州李氏
以隆慶戊辰生君靈苗旣秀粹乎其生色也若皓月
之揚輝家人殺鷄聞其聲惻然却不食家兄勸學扶
其不勉輒自進夏楚受罰唯謹及兄之亡瘠色洵涕
越禮心喪十四中貢試及入禮闈則栗谷為考官心
以師生為嫌詩成而竟不薦聞者益知有隱德焉及
長傑然有向道之志澡身飭志過言不再羣居稠坐
不見崖岸嘗製深衣幅巾燕處欽欽刮磨俗習離經
辨志或曲肱假寐或通宵靜坐妻孥未嘗見惰容嘗

見道家書心欣然庶幾有萬一冀其卒之年入聞慶
陽山寺閉户深居課更讀易因以成疾遂不起得年
二十有二吁短哉當時執友考業於君而取益者在
今若大宗伯申公欽掌邦禮以序天人大司徒黃公
愼掌邦賦以登萬民是皆精神治理羽儀朝端將以
稱於天下曰本州多名士幸而天假君數年義益精
仁益熟得與二君子者馳騖於一時則其所樹立何
如也君字彥沈配高靈申氏郡守鴻漸之女駱峯先
生光漢之曾孫與君同年生少聰慧頗識小學等書
旣以夫亡自居斷髮溢糜竟以是終葬在楊州紺坡

君初葬龍津戊申十月移葬于紺坡有一子郎逐臭者亦嗜儒天將以是償之耶銘曰

有有之而不施者無無之而能施者無而妄施者宂也有而能施者宜也嗚呼崔君之有天者將以有爲也其止於斯者竟歸之誰歟

推忠奮義炳幾決策平難功臣完山府院君李公墓碣銘

閼逢攝提陬月之夕余以僇人竢罪蘆原有傳完山府院君李公訃以是月八日考終于第年七十七上輟朝三日 命官賜祭延 贈領議政余於公有

同官兄弟之義傷之固異於他人矣卜得是年三月九日葬于果川縣廣明洞其族孫鄭上舍斗源來致公遺意曰公疾病幾不能言矣書世系履歷及平生事始終而授之曰嘗聞鰲城學古文多銘賢公卿我死得其文誌我葬足矣今死者有知當有望於土中矣敢以是委重焉余曰嗚呼公有託敢不樂而銘諸

公字子任自號沙村 太宗大王五代孫高祖曰禔讓寧大君曾祖曰顗順成君祖曰嗣祖嶧陽副正考曰希男極浦守娶吏曹叅判南世準女以嘉靖十七年戊戌生公公生四歲南夫人去室極浦公憐其失

育苟望長成不加訓誨十二始學書丁卯陞上庠丙
子登文科選入槐院辛巳陞監察遷戶曹佐郞出為
禮安縣監政清令簡入為刑工曹正郞丙戌為咸陽
郡守柳西厓嘆其清白戊子為安岳郡守時全州盜
汝立以玉堂近臣解官家食圖為不軌呼嘯誘脅海
西響應明年公設機捕聞先事覷奸隣有一守得與
其事掩為已功居公之右 朝廷亦多云云而公略
不與辨人服其雅量是年超授嘉善為工曹參判庚
寅策勳為平難元功加 恩祖考辛卯陞資憲為刑
曹判書俄拜議政府右參贊自是三為判尹再判工

曺壬辰從沈相守慶於湖西爲建議副使十月入義
州上謁甲午爲賑恤使京師之民賴以得活者衆丙
申朝　京辛丑　特加崇政甲辰陞崇祿辛亥陞輔
國府院君公配崔氏希慶之女高麗文獻公冲之後
生一女適參奉柳竫生三男一女曰龍曰雲曰羽女
生員尹泰亨生一男女幼公卒無男子子取族姪應
明後之登武科爲縣監生三男一女友松友栢友梅
皆幼公姿貌不踰中人而賦性貞素守志不撓見人
非違若將浼焉一生通介不以時變遷易於世之逐
逐勢利者輒喙唾不正視封門據几不知有人性喜

漁釣常以鈎緡自隨晚好詩學文善圍棊余聞不朽
有三立功居次公猝遇亂萌霆擊落距階為不次勳
為不名處世無迹制行無玷為國元老事可傳載是
為難能銘曰
人有富貴而難得壽既貴而壽亦戒終咎公焉并取
終乃有裕既順既完淡若不有銘以詔之以期悠久

## 羅公墓碣銘

羅生萬甲踵門而謂余曰竊聞丈人學古文多銘賢
公卿今願竊有請也先墓羊豕之繫迄未有文今欲
論撰以圖不朽吾之生也後不逮事祖考其懿行之

家傳者謹摭其一二惟是事祖母李二十餘年日見其制行之餘則因知吾祖刑家之化矣吾祖諱允忱字彥甫十歲連喪父母毀幾滅性兄及弟矣繼有乙巳之禍自以少遭家難屛迹外影戊午登上庠癸酉及第益剷彩混世淡泊自守不求人知故官不過六品以戊寅其月日卒壽五十二葬在廣州北方里吾祖妣曰李 恭定大王之後諱元紀之女也元紀公少與聽松先生友長爲尾署別提終卧不起以嘉靖甲辰四月初三日生吾祖妣明睿過人七歲授孝經小學三綱行實正儀等書過目成誦別提曰此兒天

資如此只此足矣遂不復教以他書嘗親濟傷無侍
藥李不離於側檢方治藥藥必先嘗其居室必潔其
窓壁斂枕整書齊如也十九歸吾祖治家有法中表
式之凡古典前訓及婦德之少得於家庭者皆劄記
冊子晨夜誦讀平居夜寢晨興竟夕執業欽欽益虔
書冊弊壞不許粧壁曰字字皆父母聖賢之諱不敢
褻也祭必親執務盡精潔未薦不敢嘗新及病篤思
嘗碧魚家人以進則却不食曰未薦也內外之喪不
離几筵親自奠獻凡蔬果之美皆不入口朞祥之內
不理髮不見齒不解帶服闋與兄弟分財輒自取薄

常語子弟曰吾平生無毫髮欺心事汝等勉之癸丑
月日疾革沐浴更衣正帶而逝得年九十明年正月
祔于祖墓大略如是其細可槩也唯丈人圖之余受
狀而興曰公行應銘法況賢配之行有所過也無不
及焉敢不諾而銘諸遂盥手而書曰羅出安定為望
族其始有諱天瑞仕高麗封安川君後至諱繼宗贈
通禮院引儀生諱世傑　昌陵參奉有子三良曰湜
曰瀷曰淑以學行羽儀士林其仲氏卒官成均典籍
娶宗室高興守女以嘉靖丁亥生公寔德之合寔宜
天昌克配德門産祥降嘏熊虺入夢弄璋維二長績

早卒次級卒官輔德孝友忠信與余善女士人朴吉恬次士人卞希諄次軍器僉正郭珪次士人金惺次觀察使李用諄次掌令蔡衡吉恬二男曰某曰某希諄二男三女曰某曰某女某次某次某惺一男女男曰某女士人某用諄一男女男曰某進士女進士某衡三男二女男曰某曰某曰某女士人某餘幼級一男即乞銘者銘曰

瑞世雙璧媲德並美細推物理天不偶爾旣齊其德胡爽其年北方之里維樹綿綿我銘好辭歸愬于天

兵曹叅判廣林君李公墓碣銘

由庚辰至辛卯十年之間新進于朝者有友三人接
武比肩相會以文相講以道其一李相明甫其一李
叅判子政又其一吾同事 宣宗世謂之三學士一
日吾過子政因數其長短世所不知者子政矍然曰
何神耶亦數吾事若吾之知子政也遂相視而笑曰
吾兩人真知己異時我先亡則子誌之子先亡則我
誌之毋相忘也後乙未年年四十客死礪山 上令
三道護喪歸葬于廣州先人之墓次又後二十年今
上七年之癸丑大封功臣原從諸臣皆得加階例
贈領議政其孤玄聃以狀授余乞銘是歲明甫卒

余泣曰櫟以無用壽二友亡而吾獨在聯誌二家事苟人耳其忍是耶李爲廣州大姓其始有諱集倜儻多大節與圃隱牧隱特相友善嘗劾妖僧辛旽不道事旽謀殺之負父南奔永川因自號曰遁村入我朝子之直當昭悼之變叩馬諫有大名子仁孫右議政子克培領議政至曾孫以乾幽谷察訪　贈左承旨生諱時茂掌隷院判決事恬淡好讀書却掃息交優於高士傳　贈吏曹判書娶宗室義原君億之女以嘉靖丙辰生子政子政生而阿氏病不能乳一婢抱置之外家四歲歸于母舉止異凡兒一門始奇之

十一授漢書於崔斯文岦岦常稱當世第一流十三
以三都賦謁朴思庵淳思庵大奇之名遂大振世言
李家有文章兒公卿大夫皆願一見丙子陞上庠庚
辰登第選入槐院辛巳薦爲史官壬午陞禮曹佐郎
司諫院正言兵曹佐郎弘文館修撰時栗谷方典文
衡一日經筵 宣宗謂曰近日欲講訓義綱目可選
年少才聰臣數人以進予欲預賜内藏御秩使之講
讀以備顧問 命下朝廷掄目栗谷薦進五人明甫
子政與余與馬繼有書堂 賜暇之命一時榮之自
是吾三人歷官大略相同癸未爲吏曹佐郎明年以

御史救荒湖南自是歷吏兵曺正郎兩司持平獻納
弘文館校理己丑獄成與余以鞫廳郎官策平難功
臣又歷掌令執義司諫應教典翰直提學辛卯陞拜
同副承旨俄遷刑曺叅議還為左承旨壬辰之亂
宣宗西幸至金郊驛子政進曰 宗社位版尚在開
城 上即以為禮曺叅議 命往取來遂馳至城外
居民止之曰賊將至矣徒死無益子政直往不顧載
還 木主追及於平壤增秩為兵曺叅判賊勢日惡
宣宗將發平壤 兩宮分路余方判兵曺扈 駕
而西子政以亞判從衛 中殿仍侍 東宮由慈山

順川价川熙川入長洞平田至谷山聞父喪歸癸巳
甲午連三年 命起之辭以禮固不變 上特允之
因 給祭需服闋拜漢城府右尹出為黃海道觀察
使 陛辭 上引見因言行中遭喪之慘曰予未嘗
忘也子政因泣陳時事入境首問孝子烈女及諸將
士有功而屈者一一啓行之時朝廷草創法制未立
貪官猾吏所在虎食子政建牙張纛雖有大官儀範
視其裝唯一束書而已持身束下斬斬無私列郡望
風斂手不敢為不法事未幾病辭柳西厓在備邊司
言曰才臣不難得清如李某者何處得來 宣宗果

以為聞某盡心國事恐難其代再辭始 許入朝為廣林君子政娶都承旨李純仁女生三男玄聃元聃伯仲蔭補官皆無子其季真聃士人生二子幼承旨公從 幸死道中及是返葬于礪山子政乞歸葬遂卒于葬所子政諱廷立自號溪隱初子政於儕輩最先向道遊栗谷牛溪之門得聞為學之方遍交一時名士各為之盡性素寡欲於聲色貨利初無克去禁制之功而自不知其可好如癡人然與人無畦畛終日語未嘗有觝牾拂然於色者聞人一善輒欽歎不置在官遇事先審其義乎利乎如利也急起避之若

將浼已如義也勇趍若嗜欲欽欽畏愼惟恐有一分瑕玷爲終身累也事親至孝出入必告朝夕視膳朝而侍側竟夕不離常憐庶弟妹貧無依擇臧獲田土之美好者優與之其於生產作業輒白眼視空至讀書著文常如不及靜處一室鷄鳴而起至午忘食者居多人至比之草玄銘曰

溫然栗然玉在璞者耶洞然洒然氷在壑者耶廣陵之南狗遷之脚有封之崇四尺者是爲君之玄宅

宗室原川君墓碣

恭惟我 世宗大王克享天佑保有多男曰維諱瑭

肇君寧海毓慶三世篤生哲人寔我原川君肆昌厥基塘生義　贈吉安都正義生末叔　贈銀溪君皆以公貴銀溪娶副司猛崔潤德女以癸巳十一月四日生公生而英粹治經為試藝科壯元二塲超階正義銀溪公喜任俠尚佚遊無故未嘗一日去樂不御客至必彈絲吹竹歌呼嘯咏以盡日雖甁石屢空怡然不以為意家益旁落公極意營辦朝夕得甘毳以愉悅惟巧變務所以安之唯諾之際婉容如一日未嘗見窘色君子以為難及疾稍寢公嘗糞以驗之疾不可為矣每夜必沐浴祈天終不可獲祐則啜粥居

廬而孺子慕者三年 明廟禮陟以逮事之久蔬食
終喪其所移忠者又如其孝也壬辰之變 上特命
兼都摠府副摠管及京城不守公以累重崎嶇連朔
間關 東宮撫軍伊川麻鞋上謁 上在義州 皇
帝下詔慰撫時舊典散失朝儀草草 朝廷以公達
鍊故事差為司饔院提調 召詣 行在講迎 詔
儀因再疏時務朝議多公之為加中議遣還仍扈
東宮明年 天子大發兵復三京朝廷始聞賊禍及
靖陵以公為朝 陵使祗謁諸 陵仍行 靖陵
代奠官九月赴廣寧告慝於顧軍門甲午春復 命

時兵火之餘加以飢饉轉死盈城每對案悲不下咽
曰吾民同胞擧無食色獨安忍持粱刺齒肥我得俸
必分諸親戚之貧者自奉則饘粥而已宗黨待公擧
火者常數家以是年五月九日疾卒壽六十二訃聞
上輟朝市賜賻加厚卜得某月某日葬于楊州無
愁洞公諱徽字士美娶監察呂世平女生一女適司
憲府大司憲黃愼側室生二男長曰景沉次曰景淵
黃愼生一女適海運判官沈光世三男二女皆幼公
恭敬而溫文尤厚於親戚不問親踈一於雍睦歡如
也待人必盡誠凡救難解紛惟力是視後雖有欺負

之者亦不介意居家以經籍自娛尤尊尚心經近思錄小學等書常以孝悌誠敬誘進後生諄諄如也遭亂以來語及時事必垂涕慷慨人皆服其忠懇嗚呼以公之以孝以忠誰之不如而屬籍睦親局而不展功不立於國澤不究於民則天之降才豈若是拘哉可慨也已

承政院承旨閔公墓碣

閔公卒既二年錦溪使其胤子瀰來曰斬石有日矣待子一言以賁羊豕之繫且比化者與有榮於土中矣謹按公諱善字尚之生於己丑三十陞上庠四十

四登第選入承文院爲正字俄薦爲承政院注書陞
成均館典籍歷工刑户禮等四曹佐郎正郎司憲府
持平出爲肅川瑞興兩府使陞通政爲刑曹叅議卒
官承政院左承旨壽七十其卒之年曰戊申十月葵
之月曰十二月原曰坡州長嶺山夫人曰李氏余姊
也諧琴瑟五十年卒無男子子有一女錦溪其壻也
姓朴名東亮階爲崇祿官爲某勳爲君者也生三男
三女長曰瀰尚貞安翁主受爵通憲爲錦陽尉女適
進士李明漢曰渏曰其及二女幼李夫人故　贈領
議政某女議政寔吾父也閔出驪興爲望族臭祖令

謨仕高麗爲賢相章節公騫事我　朝爲大司憲生禮達禮達生球球生世良爲承政院左承旨娶司果沈引源女是實生公亦左承旨父子聯躅世不多有始公之葬也余節惠誌之曰簡而坦率不爲表禩慤而朴古不喜芬華嗚呼觀吾之誌者可以槩公之德矣今再申之不嫌複語貴實録也其詳在誌

知禮縣監李公墓碣銘

李出真寶爲望族其始縣吏碩生子脩登第平紅巾有功封松安君再傳而至諱繼陽隱德不仕優於高士傳移居禮安縣後　贈吏曹判書生諱埴進士

贈議政府左賛成生諱瀣卒官司憲府大司憲嘗劾

李芑姦狀爲所嗛恨因己酉之禍中以他比事竟無

驗猶流甲山道卒其弟曰滉世所謂退溪先生者也

大憲娶引儀金復興女以嘉靖丁亥十月生公諱寗

字魯卿真淳淵略不事表襮口不言人過工草隷疎

財利少長於季父目濡耳染學不出門庭而時稱長

德辛酉登上庠及　宣廟初政尊崇道學洗滌寃枉

識者咸言李某傳德襲訓有家庭之敎又有此先寃

乃薦爲省峴察訪未幾丁内艱辛未爲造紙署別坐

庚辰陞軍威縣監莅官四年因事坐罷甲申起廢爲

知禮縣監越五年戊子三月卒壽六十二葬在禮安
北燕谷其配李氏後六年癸巳卒明年甲午祔李亦
慶州大姓也父僉正餁吾從祖也生一女郡守李彥
直公歷典兩邑淸愼爲行罷歸之日稱貸而擧火卒
無男子子以弟窩之子有道後有道四男二女曰尉
曰巖曰嵩女二人權克湛黃震亨噫如公者有德有
行而無名官不過令吏壽不滿耆艾歿之後囊篋蕭
然而種玉繁植天將以是有待耶是爲銘

司宰監正朴公墓碣銘

朴出羅州爲顯姓其始尚衷仕高麗爲直提學子訔

事我 太宗卒官左議政曰葵曰秉文承繼綿綿聯
世有人秉文之子林宗尙州牧使 贈吏曹判書生
兆年吏曹正郎 贈左贊成生紹司諫院司諫 贈
領議政德隆位細有名 中宗朝朴思庵淳銘其墓
娶南陽洪氏女生五男公於序最長諱應川字渾仲
癸卯陞上庠薦爲 王子師傅歷職泰仁縣監刑戶
曹正郎鳳山高陽等郡守大丘利川水原等府使廣
州楊州等牧使軍資判官軍器僉正漢城庶尹禮賓
副正司宰監正公之弟應順篤生 懿仁妣我 宣
廟宣廟初政時髦允集一命之除必在難愼公率以

德選不專為恩澤搢紳稱慶初議政捐館家益旁落
公能經紀其家色養不乏訓諸弟以方嶷然若成人
中表則之及長莅職不事表襮不求聲譽專上純心
挫厥鏩鏩務為永遠之規凡所張施井必有幹故水
不直行事事貫棘故民父母詹楚夏移情雖在劇地
案不停牘庭無淹訟不大聲色而事常出名上後繼
公為理者率遵公法常曰刻民以厚親者非孝也戊
寅丁內憂公年當異粻廬墓三年越禮為毀見者落
淚辛巳服闋以其年九月卒葬在楊州金谷公先娶
慎氏女無子後娶別坐金希呂女德性純至婦儀毋

道俱可爲則後公三十年年九十二而卒生六男二
女男東賢文科卒官司諫有古諍臣風東豪司饔叅
奉東老文科承文院正字東俊儀賓都事東民禮賓
叅奉東善文科安東府使嘗錄原從功臣推　恩公
左賛成女長白川郡守任允次士人安慶男東賢一
男其夭女一人閔大脩東豪生一男燁文科爲義州
府尹二女長士人宋塈次崔復新東老二女夭東俊
生五子曰頍曰爕曰燀曰炯曰焕四女長士人李挺
英次縣監李元良次士人李時尙次李珹東民生三
男曰煇田煥曰炳女生員李言訥東善生一男曰炡

女士人鄭思武東賢東老皆無男子子以炳及燦後
之公天資嚴毅望之截然即之溫如諄諄善誘務盡
其情勉人成就閨門之內如朝廷然弟潘城公階為
崇祿位兼府院　王曰舅氏尊莫與肩而嘗對客見
公未及起公徐曰君失禮於長者何以示子弟潘城
謝不敏乃解其內行莊肅多類此至於聲色財利酒
如也性不喜芬華子弟服靡則輒曰士當以不耻弊
袍為心自訖親　天家何福滿肩小盛臣臣嘗戒子
弟曰吾門多佳士汝曹不必廣外交外交廣則淆偽
生而敦樸散恐失吾家愿慤之風常曰人不致知無

以進德故其守制於金谷恒聚子弟於一室設難質
疑竟夕不怠衣冠禮樂盡在門庭又能臨事善斷或
遇肯綮衆咸睽睽待公一言而能霆擊滅斧人無不
虛往而實歸者其大如此其細可類推也余常恨鄉
舉之道廢而甲乙之科立士以是爲龍門之級不幸
而黜頷則雖或振髻於庶品秪足爲一藝之效永無
博施之路以公之德之才使得搏羽翩騰風雨則功
業之盛豈止作州牧終已也然非歷典之勤則恩澤
之及人未必如今之周流普博無涯也然則天之賦
與於公者孰重而孰輕也銘曰

旣厚賦而薄用故多蓄而小施由其用之礥而是以施也偏而訓之於家庭兮宗黨人之式也施之於州郡兮政平而訟息也準繩高懸兮物自仰其墨也公歸有所兮金谷蔚以煥也我銘公德兮戒後者之剷也

於川縣監崔公墓碣銘 拾遺

公諱某字某完山人與吾母崔氏由王考而異崔夫人賢有行待羣從猶同氣公亦姊視夫人而猶子我也過輒撫頂而咳今去公歿二十三年胤子琛來乞銘文謹按䓁朝有諱宰爲藝文提學謚文貞五世而

至世賢爲寶城郡守生諱邦貴司憲府監察生諱峙
咸從縣令娶忠義衛金瑛之女以嘉靖庚寅生公生
而端雅栗如溫如人望之知非爲剛戾人矣已廕
補東平館別提歷北平舘義禁府都事尼署別提司
饔院直長癸未陞司僕寺主簿出爲衿川縣監政尚
愷悌吏民如更生然甲申八月九日病歿于京第壽
五十五公之配李氏先公八年而歿矣以是年十一
月同葬于楊州廣巖洞有一男即乞銘者也女二人
長適郡守李忠可次適牧使李慶涵琛生一子曰棊
業儒二女長適士人某次幼忠可生四男二女男曰

言恒登武科曰某曰某曰某女長適邊彦城登武科
次適士人許寀李𤣢人叅判瀣之女濡染習於家庭
瀣弟曰滉世所稱退溪先生者也公自委禽之後受
學於其門先生卒執政知公 缺 禮羞禮葬官葬備稱
情多士嘉之噫公有如是行而屈於小官不克有施
余之生後又不及盡叩其所有其何所論譔而明著
之後世也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吾是以銘吾公